

汉语知识讲话

同义词和反义词

高庆赐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一	汉语的同义词是非常丰富的·····	1
二	同义词研究的主要对象·····	5
三	同义词的相同部分是什么? ·····	9
四	同义词的细微差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	16
五	同义词是怎样产生的? ·····	29
六	汉语同义词有哪些类型? ·····	38
七	反义词的性质·····	47
八	反义词的作用·····	55
九	哪些词类有反义词? ·····	60

一 汉语的同义词是非常丰富的

汉语的同义词是非常丰富的。拿“看”这样一个动词来说，跟它意义相近的词就有很多。随便翻开几篇课文，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场合，我们的作者使用不同的词，表达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如在“忙抬头一看，只见一辆三套胶皮轮大车陷在泥坑里了”^①的句子里，同时用“看”和“见”，一个表示一般的看，一个表示已经看到。在“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②的句子里，用“望”表示向远处看去。在“几千双眼睛都盯着你，看你穿着战士的制服，看你挂上银质的奖章”^③的句子里，用“盯”表示集中力量看着一个人，用“看”表示看着个别的动作。在“我们到天安门的时候，看见那里早就站满了人，多得望不到边，望不到头”^④的句子里，用“看见”表示看到，用“望”表示向远处看。在“我到底见着我日思夜想的毛主席，见着我们全国人民的也是我自己的大恩人

① 马烽《结婚》。

② 鲁迅《故乡》。

③ 李株《这样的战士》。

④ 郝建秀《进京日记》。

了”①的句子里，又用“见着”表示已经看到了。在“罗文应望一家糖食铺里膘了一眼”②的句子里，用“膘”表示斜着眼睛略略看了一下。在“他觉得这一膘还不够分明，就索性停下来瞧了一瞧”③的句子里，用“瞧了一瞧”表示比“膘了一眼”多看了一会儿。在“罗文应非看下去不可”④的句子里，又用“看下去”表示不停地看。⑤

我们曾经就带有“看”的意义的同义词，包括现代汉语里的和古代汉语里的，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口头的和书面的，试作分析。从这样的分析里，我们发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表达细微差别的意义创造了六七十个跟“看”意义相近的词，光是大的差别就有十七八种之多。表示一般看的，有“看”“瞧”(qiāo，如“我去瞧一瞧”)“瞅”(chǒu，如“我没瞅见他”)“视”(如“视而不见”)“睇”(lōu，如“让我睇一睇”)。表示已经看到的，有“见”“看见”“看到”“睹”(dǔ，如“先睹为快”，“有目共睹”，“熟视无睹”，“这是众所目睹的”)。表示向远处看的，有“望”(如“望尘莫及”，“登高远望”)“眺”(tiào，如“登楼远眺”)“眺望”“了”(liǎo，如“你在远处了着点儿”)“了望”“瞩”

① 郝建秀《进京日记》。

② 张天翼《罗文应的故事》。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词尾“着”“了”“下去”以及重叠式“瞧了一瞧”是表示变化的语法成分，与词汇意义不同。

(zhǔ, 如“高瞻远瞩”)。表示向上看的,有“瞻”(zhān, 如“瞻前顾后”)“瞻仰”“仰视”。表示向下看的,有“瞰”(kàn, 如《后汉书》“云车千余,瞰临城中”)“鸟瞰”(从高处往下看)“俯视”。表示回头看和四外看的,有“顾”(gù, 如“回顾”“四顾”)“眷”(juàn, 《诗经》有“眷言顾之”的诗句)“盼”(pàn, 如“左顾右盼”)“张”(如“东张西望”)“张望”。表示偷偷地看的,有“窥”(kuī)“睇”(dì)“覷”(chǎn)“覷”(qù)“瞧”。表示集中力量看的,有“盯”(dīng)“瞄”(miáo 如“远远地瞄着他”)“瞄准”“注视”。表示张大眼睛、生着气看的,有“瞪”(dèng, 如“你瞪着我做什么?”)“瞋”(chēn, 如《史记》“项王瞋目叱之”)“瞠”(chēng, 如“瞠目相视”)。表示眼睛斜着向旁边看的,有“睥睨”(bìnì, 如《史记》“侯生下见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睨”(如《中庸》“睨而视之”)“睐”(lài, 如“明眸善睐”)。表示向前直看的,有“眈”(chī, 如《史记》“目眈不禁”)。表示略略一看的,有“膘”(piǎo)①“瞥”(piē, 如“只是瞥了一眼”)“望”(如“望了一望,没仔细看”)“流览”。表示仔细看的,有“察”(如《说文》“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观察”“相”(xiàng, 如“相机行事”“相面”)。表示下对上的,有“覲”(jìn, 如“朝覲”)“省”(xǐng, 如“省亲”)。表示上对下的,有“视察”“检阅”“鉴”(jiàn, 如“台鉴”)“照”(如“台照”)“照看”(如“照看小孩子”)。表示所看的对象场面大

① 也表示斜着眼向旁边看。

的，有“观”（如“观礼”“观战”“坐井观天”）“观看”“阅”（如“阅兵”）。表示所看的对象是文字的，有“阅”（如“阅卷”）“览”（如“博览古今”）“阅览”“阅读”。表示亲自看到的，有“目击”。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是怎样丰富多采。至于上边所提到的各种差别，当然还是比较粗糙的。如果细致地研究起来，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成为各种各样的同义词组。例如以“看”的意义做中心，我们可以把“看、瞧、瞅、视、睇、睹、望、眺、了、瞩、瞻、瞰、顾、眷、盼、张、窥、睇、覷、觑、盯、瞄、瞪、瞋、瞪、睨、睐、眈、眈、瞥、察、相、覷、省、鉴、照、观、阅、览”等等分做一组，以“望”的意义做中心，我们可以把“望、眺、了、瞩、眺望、了望”等等分做一组。这些词的时代来源不同，方言色彩不同，但在汉语发展过程中，都被吸收到文学语言中来，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单拿现代汉语来说，我们只能以现代汉语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中所使用的词做研究的对象，把它们同古代汉语里的或现代方言里的词分开，例如开头我们引用的例句里所提到的那些词，“看、见、望、盯、看见、瞟、瞧”，就是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里的词。研究现代汉语书面或口头所用的同义词，对于我们是有意义的。

二 同义词研究的主要对象

“同义词”这个术语是指那些标志着同一对象，但在意义色彩上彼此有差别、或者在修辞意味上不同的词。通常叫作“等义词”的，意义色彩或修辞意味实际上未必完全相等。例如“父亲”和“爸爸”两个词，看起来它们的意义没有一点儿分别，可是在使用上并不完全一样。在书面语言中或在比较庄重的场合，通常用“父亲”，但在当面称呼的时候只能用“爸爸”，表示亲切的感情。“母亲”和“妈妈”也是这样。“母亲”的意义比较严肃，而且可以有引申的或者比喻的意义。在诗里头我们可以见到“祖国，我的母亲”“和平——人类的母亲”一类的句子。“妈妈”就不能这么用。可见从意义色彩或修辞意味上说，这一类的词并不是完全相等的。这样看来，从“同义词”中分出“等义词”来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知道，只有那些在上下文中随便替换而不觉得有丝毫差别的词，才是一种完全同义的词，如“英里”叫作“哩”，“教室”也叫“课室”“课堂”“讲堂”，“衣服”也叫“衣裳”，“纸烟”也叫“香烟”等等。事实上，这样的同义词在语言中是很少的。因此也就不必另立名目。

同义词也可以说就是意义相近的词。有人特别

标出“近义词”或“近义词”的名称，表明这一类的词是意义相近的，应该说也没有这种必要。可是必须肯定：我们绝对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把“同义词”理解为“意义相同的词”。

所以，研究同义词应该拿表述各种细微差别的意义的词作主要对象。这是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例如“天气”和“气候”是同义词。可是它们在意义上是有细微差别的。“天气”是大气在短时间内的变化现象，“气候”是一段时期里天气反复变化中的常态或规律。“成就”和“成绩”是同义词。可是，“成就”是指事业上所得到的成功，“成绩”是指学习上或工作上所做出的成果。“性质”“品质”和“性格”是同义词。可是“性质”是指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本性、本质，词义范围最大，“品质”是指人或者抽象事物的性质，词义范围比较小，“性格”专指人所具有的一种特性，词义范围比之“性质”“品质”可以说最小。“暴露”和“揭露”是同义词。可是，“暴露”是指有意或无意地显出隐藏的事物或思想，“揭露”是指有目的地公开别人所隐蔽的事情。“滥用”和“乱用”是同义词。可是，“滥用”是指漫无限制地使用，“乱用”是指不合规律地使用。“努力”和“竭力”是同义词。可是“努力”是指一般的用力去做，“竭力”是指用尽力量去做。“误解”和“曲解”是同义词。可是，“误解”是指偶然误会别人的意思，“曲解”是指故意歪曲别人的原意。“坚决”和“坚定”是同义词。可是，“坚决”是指人在态度、行动方面有决心，“坚定”是指人在立场、主张方

面稳定、不动摇。“充分”和“充足”是同义词。可是“充分”是指比较抽象事物的够用，“充足”是指比较具体事物的够用。“亲热”“亲密”和“亲切”是同义词。可是“亲热”是指人的态度方面的表现，“亲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关系，“亲切”是指内心流露出来的真挚、恳切的感情。“优秀”“优良”和“优异”是同义词。可是，“优秀”适用于人或者事物，“优良”“优异”只适用于事物，在程度上“优异”一般说比“优秀”高一些，“优秀”比“优良”又高一些。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同义词最主要的作用是表述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的意义。这是同义词研究的主要对象。

至于同一事物在各地方言中的不同的名称，以及所有没有什么细微差别的意义的方言词，乃是规范化的主要对象，它们是不是被吸收到民族共同语里来都成问题，更不用说作为同义词研究的对象了。例如“玉蜀黍”在各地方言中有“玉米、老玉米、苞米、棒子、苞米、包谷、玉茭、蜀米、六谷、包芦、苞黍、珍珠米、玉秫秫”各种名称。在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民族共同语的词的，恐怕只能留下比较普遍通行的“玉米”。“蚜虫”在各地方言中有“蚜虫、腻虫、蚁虫、密虫、油虫、旱虫”各种名称，也只能留下比较普遍通行的“蚜虫”。“肥皂”和“胰子”，“自行车”（北京通行）“脚踏车”（上海通行）和“单车”（广州通行），在规范化的过程中只能留下其中一个名称。同样，由于翻译外国语言的名称或根据外国语言创造新词的

人不同，时地不同，采用的方式不同，外来语词方面也可能产生许多同义词。这也是规范化的对象。例如“汽水”上海叫“荷兰水”，“冰淇淋”广州叫“雪糕”，“保险”广州叫“燕梳”，“民主”曾译作“德莫克拉西”，“维生素”曾译作“维他命”，“逻辑学”曾译作“论理学”，“托辣斯”也叫“企业合同”，“唯物主义”又叫“唯物论”，“燃烧弹”又叫“烧夷弹”，“照相机”又叫“摄影机”，“水泥”叫“洋灰”，也叫“水门汀”。在规范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保留前一个，去掉后一个。^①

① 详见郑奠《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见《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三 同义词的相同部分是什么？

前边我们说，同义词是那些在意义色彩上微有差别或者在修辞意味上不同的词。那里，我们特别强调指出同义词的一方面的特点——表述各种细微差别的意义。这里，我们要讨论同义词的相同部分的问题。

同义词之所以成为一组一组同义词，不只因为它们有细微差别，也因为它们有相同部分。有相同部分，也有细微差别，这是同义词的主要性质。

列宁告诉我说：“任何个别的东西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一般的東西。”^①从每组同义词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种东西：一般的東西和个别的東西。例如“看、瞧、瞟、望、见”五个词，它们中间的一般的東西是“看”的概念的某一方面。“看”是一般的看，“瞧”是略略一看或偷偷看，“瞟”是斜着眼睛略微一看，“望”是抬头向远处看，“见”是已经看到，这些都是个别的東西。同义词的形成，就它们的相同部分来说，是靠它们都有共同的“一般”的東西。由于有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瞥摘要》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53。

了这种共同的“一般”的东西，几个或几十个不同的词就可以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同义词组。

具体地说，同义词里面的共同的一般的東西可以从“意义”和“语法”两方面来理解。

(一) 意义方面 我们已经指出，同义词一方面在意义上有相同的地方，一方面在意义色彩上或修辞意味上有细微的差别。这里我们着重说明一下它们在意义上相同的一面。例如“传染”通常指把疾病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感染”通常指人们通过写作、谈话或行动，用自己的见解或体验等去感动或影响别人，引起别人的共鸣，^①“沾染”通常指物体染上了脏的东西，也指人们染上了不良的习惯。这三个词在意义色彩上是有细微差别的。¹可是，它们都有通过一定的事物给自己或别人染上一些什么的意思。这是它们相同的部分。因此，“传染”“感染”和“沾染”形成一组同义词。“失望”指所希望的未能实现或未能完全实现，“绝望”指没有一点希望。这两个词在意义上是有细微差别的。可是，它们都有由于没有希望而感到颓丧的意思。“妨碍”指形成一种障碍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妨害”指使事物受到损害。这两个词在意义上也是有细微差别的。可是，它们都有使什么受到不利的影响的意思。因此我们说，“失望”和“绝望”是同义词，“妨碍”和“妨害”是同义词。

同义词在意义上必须有这样的共同性；没有这

① “感染”也可以指受疾病的传染。

样的共同性就不能成为同义词。例如“休养”指休息、保养，使身体恢复健康，“修养”指道德、学问、技能等方面受过教育或锻炼。这两个词没有共同的意义。“繁华”指市面兴盛，“豪华”指建筑、器物的华丽和名贵。这两个词没有共同的意义。“工作”作为名词来说，指某种劳动、某种职务或某种职业，“义务”指法律上或道义上应尽的职责。这两个词也没有共同意义。它们都不是同义词。

有些词在意义上有关系，可是它们之间有上位和下位的关系，而不是细微的差别，也就失掉了意义上的共同性。例如“马”和“白马”，“菜”和“白菜”，“树”和“柳树”，“杯子”和“玻璃杯”，“作家”和“小说家”，在逻辑学上前一个是所谓“类概念”，后一个是“种概念”。（同一个同义词组中的词所表示的概念，是逻辑学上所谓“同一关系”，不是“从属关系”。“种概念”是从属于“类概念”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所谓“同一关系”就是按概念的内涵来说可能有差别，但所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有人把“狼”和“野兽”看成同义词是不妥当的。

同样，那些同一类的不同种的东西，也不是同义词。例如“衣服”同“西服”“制服”的关系。“衣服”是一般性较大的类概念，“西服”“制服”都是一般性较小的种概念。“西服”“制服”同“衣服”不是同义词，它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同义词。我们知道，当某些“种概念”隶属于同样一个“类概念”的时候，那么这些“种概念”彼此之间就处于“同位关系”之中，它们的“外延”

并不彼此相合，不是概念的“同一关系”。又如“城市”对“首都”来说是类概念，“首都”对“北京”来说也是类概念，这三者都不是同义词。因此有人把“雪白、灰白、苍白”看成同义词是不正确的。它们是“同位关系”的概念，不是“同一关系”的概念。

那些原来具有共同意义但由于补充意义超出共同意义的范围以外的词，虽然它们在意义上仍有联系，也不能看作同义词。例如“劳动”和“苦干”并不是同义词，因为“苦干”具有“吃力的劳动”这个补充意义。这个补充的意义成了这个词的词义的主要部分而不是附加部分。

此外，有些词虽然习惯上经常互相代替，因为意义上没有共同的地方，也不能看做同义词。例如“成就”和“结果”，尽管习惯上互相代替，也不是同义词。“结果”是指一般的结果；“成就”是指“事业上所得到的成功”，同它同义的词应该是“成绩”。“成就”和“收获”习惯上虽然也经常互相代替，但是这两个词在意义上实际并没有共同的地方。“成就”是指事业上所得到的成功，“收获”是指所得到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好处。

(二) 语法方面 词是有类别的。这种类别是指词在语法上的分类，如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同义词所研究的主要是词的词汇意义。因此有人主张分列同义词组的时候，可以不管词的类别。有的语言的同义词词典就是把意义相近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都列在一组同义词之下。有的语言的同义词词

典是按词类分列同义词组。目前我国语言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我们在分列同义词组的时候，能照顾到词类还是好的”。有人认为“词汇上的同义词，在语法方面并不一定是同属于一个词类”。①

我们认为同义词一定要按照词性来划分。名词同名词、形容词同形容词、动词同动词分列同义词组。不属同一词类的词，尽管看起来词汇意义相近，也不归在一个同义词组。因为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在意义方面都有它们各自的特征。表示人和事物的词是名词，表示性质或状态的词是形容词，表示动作、行为或变化的词是动词。在意义方面它们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因而在用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就拿在意义上有直接联系的“画儿”和“画”、“盖儿”和“盖”来说吧，前者所表示的是具体的事物，后者所表示的是看得见的动作。它们所表示的是两种不同的意义，我们不能把它们看成同义词。同样，形容词“充分”“充足”是同义词，它们同动词“充满”就不是同义词。“充满”有装满的意思，它需要支配一个什么东西；“充分”“充足”有足够的意思，它们经常作修饰、补充或表述的成分。无论从意义上看还是从用法上看，“充分”“充足”同“充满”都没有相同的地方。我们绝不能仅仅根据两个词的构词成分有相同的部分就认为它们是同义词。

① 见《语文学学习》1956年7月号 第32~33页。

至于“聪明”和“智慧”两个词，我们应该这样看。“智慧”是名词，表示一种抽象的事物，它和“才智”是同义词；“聪明”是形容词，表示人的一种性质，它和“伶俐”是同义词。说这个孩子很“聪明”，我们可以考虑这里用“聪明”恰当还是用“伶俐”恰当。这样的联想也是自然的。不同词类的词所引起的联想是不同的。所以，作为一种形容词，“智慧”和“聪明”不是同义词。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聪明”也可以表示一种抽象的事物，把原来所表示的性质看成一种东西，那就在语法上转成名词，也可以说，它有“名物化”的用法，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可以在前边加上数量词“一种”之类。这样，在“聪明才智”的句法里，它们是同义词。这是在词性方面或说在词类方面的交叉现象。“文明”和“文化”也是这样。这两个词在名词这一类里是同义词，但是，在形容词这一类里，它们又不是同义词，因为“文明”是形容词，我们可以说“很文明”“不文明”，“文化”却是名词，没有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同属一个词类里的词才有形成同义词的可能。不同词类，所表示的意义的性质根本不同，引起的联想也不是向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它们在意义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进一步，我们认为应该指出，同义词的研究，是以同一词类中的词的词汇意义为对象的，至于同一个词所有的语法上的变化，我们不把它们看做在词义上不同的词。例如“看”可以说成“看看”“看着”“看了”“看过”，它们是“看”这个动词的各种变化。我

们是不能把它们当做四个不同的词来看的。只有在词义上是不同的词，却有共同的意义，同属于一个词类，又在意义上或者用法上有细微差别的，才是同义词。它们可能同时用在一句话里，表示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是所谓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例如刘白羽《海上的遭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彭参谋长）一会到上面看看水手们，望望放了望哨的警备员，一会瞧瞧前舱里的人是不是休息了。

这里的“看看”“望望”“瞧瞧”才是同义词。此外，同一动词同别的词组合在一起构成句法上的变化，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是不同的词，我们只能说它们在句子中的不同的意义是通过不同的语法关系表达的，不应该把它们看做一种同义词组。例如林田的《进军西藏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

消息从这里飞到山腰里的人家，又飞到草原上的“牛厂”，从宁静山脉飞过怒山山脉，从澜沧江飞向怒江边：“‘卡达’解放了，九代本起义了！‘共产’得很好，规规矩矩！”

我们不能把“飞到”“飞过”“飞向”看做同义词。动词“飞”在这里用了四次，只能看做是修辞上的“反复”。